

說鈴

前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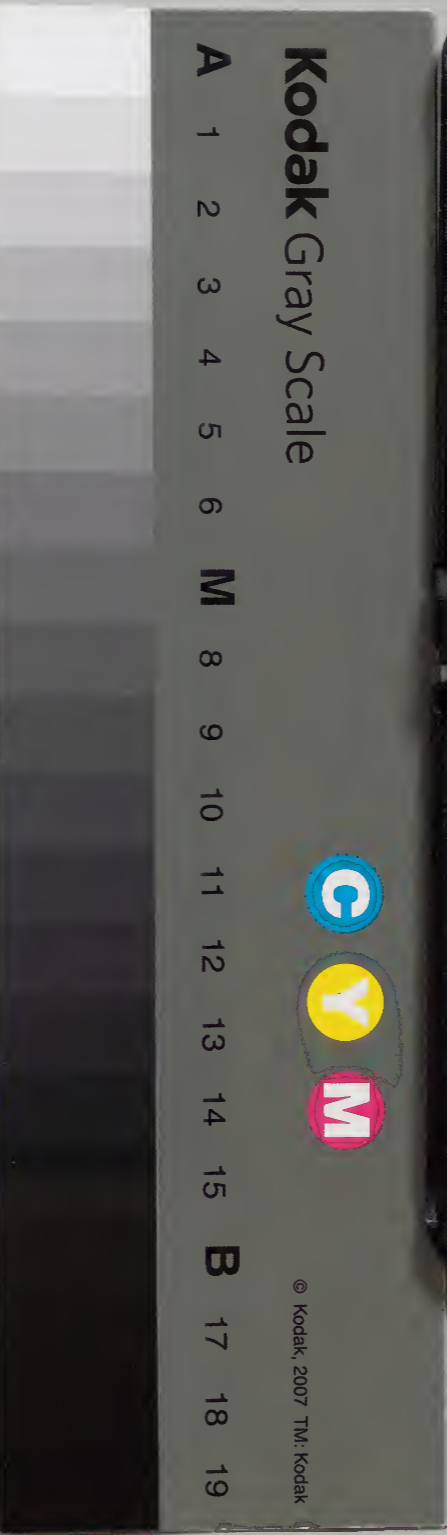
冬夜箋記
隴蜀餘聞
分甘餘話 下

漢書門類			
三	一	七	〇
一	三	二	〇
二	〇	架	〇
二	〇	冊	〇

三
一
七
〇
一
三
二
〇
二
〇
架
〇
二
〇
冊
〇

極取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70
冊數	21 (1)
函號	271 51



本朝名家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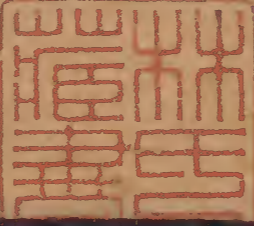
說鈴

內閣禁書
幾種遵
古確查原部
呈覽奉
憲刪毀

歷代說部各有成書唯
本朝未見彙輯茲偶舉平
昔知交投贈先公同好
諸君子鄴架舊藏雲亭新
著望祈郵賜以光雅集謹啟

說鈴序

莊子曰齊諧者志怪者也西京賦曰小說九百
起自虞初蓋說家之書自周秦歷漢由來已舊
後此作者紛如奇聞異見汗漫無稽遂有好學
深思之士匯而集之哀哉巨帙所傳唐語林集
唐小說五十家今已不可見其為灼然人耳目
者則陶南邨之說部其最著者也若夫沈司空
之朝野彙編陳仲醇之秘笈毛子晉之津逮秘



書亦皆卓然可觀然予謂其書有可以作者有
可以無作者有必不可作者其可以作者以之
廣見聞紀風土補史乘實詳助者西京雜記東
京夢華李肇國史補程史叢書錄之類是也其
可以無作者不過恠異諸說瑣屑鄙雜若洞冥
拾遺及夷堅志雲仙散錄之類是也其必不可
作者敗風俗淆是非甚至逞私怨而肆詆毀若
焚椒之穢褻湘山野錄之妄誕碧雲駝之誣謬

此則萬萬不可作者也收其可者芟其不可者
如冶者之鑄金匠者之入林或淘之或汰之或
採之或棄之而後稱為良冶為工師也子曰多
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必多識而
後可以擇亦必能擇而後可以多識司馬遷作
史記皆採取春秋戰國世本然其傳燕太子丹
也寔本於當時燕丹子三篇而烏頭白馬生角
則以怪誕削之嗚呼亦可謂善擇者矣語漢吳

青壇先生之說鈴其深得此意也哉先生由館閣出為御史以言事不合家居先生慨然曰今之御史即古之柱下史也周時藏書於柱下故李伯陽為是官孔子從而闕禮然則纂述者乃予職也於是廣蒐博覽羣成此書所收皆京圻典故殊鄉風俗辨證今古洞徹幽明實有裨益於世道非泛泛尋常之蒼華矣夫人之為學有性命之學焉有見聞之學焉性命之學根也源

也見聞之學枝也流也寧有根不固源不長而能枝榮流遠者乎先生所著蓋十餘種若朱子論定文抄東軒晚語諸書皆性命之學其平居以經為太羹以史為折俎以諸子百家為醢醢說鈴一種特其昌歆羊裘之嗜耳揚子雲曰好說而不可見諸仲尼說鈴也先生取此以名其集夫豈過為自抑也哉亦欲折衷於聖人無忘多識善擇之訓也近代博物君子鹽官則有談冠

石吳江則有顧寧人武林則有吳志伊橋李則
有朱竹垞與先生羅列相望如五曜之經於天
五嶽之聳於地僕也何幸皆得與之游處口濡
目染已非一日然而擊者無與於樞鑪之聽瞽
者無當于黼黻之觀土木其形渾敦其知無論
不能條理始終勒成一書即欲其謏聞偶見附
於是書之末亦不可得乘榆景迫畧無成就手
是編也能不為之深悲而長嘆也哉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長夏吳興年家弟徐倬拜
撰時年八十有三

吳郡辛人十有三
大月四十四年丁酉身良吳興辛宋東蘇軒桂

說鈴目錄

前集

冬夜箋記 第一冊

魏平王崇簡敬哉

隴蜀餘韻

新城王士禎阮亭

分甘餘話

同上

安南雜記 第二冊

遂寧李仙根子靜

遊雁蕩記

晉陵周清原蓉湖

筠廊偶筆

商丘宋 聲牧仲

金螯退食筆記 第三冊

錢唐高士寺澹人

扈從西巡錄

塞北小抄

說鈴目錄前集

松亭行紀

天祿識餘

第四冊第五冊

同上

封長白山記

第六冊

遂安方象瑛涓仁

使琉球紀畧

三韓張學禮立菴

閩小紀

櫟下周亮工櫟園

滇行紀程

第七冊

華亭許纘曾鶴沙

東還紀程

同上

粵述

黃山閔叙鶴瞿

粵西遊記

第八冊

平湖陸祚蕃武園

滇黔紀游

嘉善陳鼎子重

京東考古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

山東考士錄

救文救世

第九冊

雜錄

同上

匡廬紀遊

晉陵吳闡思道賢

坤輿外紀

樞西南懷仁敦伯

臺灣紀畧

莆田林謙光芝喟

臺灣雜記

武進李麒光蓉洲

安南紀遊

晉江潘鼎珪子登

峒溪織志

錢唐陸次雲雲士

泰山紀勝

曲阜孔貞瑄壁六

泰山遊記

曲阜下黃山遊記

臨沂遊記

徐州遊記

濟南遊記

魯北遊記

臺城遊記

海州遊記

臺城遊記

簡田林遊記

林興水記

蘇州南遊記

重刻遊記

晉刻去歸遊記

雜記

同上

燕文遊記

山東遊記

冬夜箋記

予不能飲酒冬夜篝燈翻閱書籍日有課程猶然老書生也每當漏深兒輩侍坐間有談說兒或笑話之久而成帙人錄一冊藏之姑為識其歲時康熙四年乙巳之冬月也都人王崇簡識

尹和靖嘗曰仁者公而已伊川云何謂也曰能好人能惡人

朱子曰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又云人常恭敬則心常光明

程子曰聖人貴處多責人處少

楊龜山曰龜程正致論婦人不善成人以留軍鎮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能致此傑語

或問朱子曰顏子何處去先知之對答曰吾之所知者忠恕吉從

卷之二

逆凶滿招損極受若夫明日補後日而又安能知耶
胡文定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

朱子嘗言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聞之以聖賢之學
其志誠高遠非人所及若今世教子弟大率以取科第為上能及
此者鮮矣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不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
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忠信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做虛
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或問朱子曰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只取其面前明
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知如曹大家女戒溫公家範亦好

朱子云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的樣子

天資不足為功惟矯惡為善矯惰為勤方是為功

修身以寡過為功行己以恭儉為先

聖賢只是做得人當為底事盡今做到聖賢止是恰好又不是過
外

朱子嘗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
脩己以敬下而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

張子論鬼神為二氣之良能神者氣之神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
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
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幾有不能自己者焉

皇極內篇以老聃為父子之哀湯武為君臣之缺

先儒言日月星辰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慶故聖人畏

之側身備行處處可弭災戾也

朱子言陰陽播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其清者有得其濁者貴賤奉天皆然故有參差不齊如此

程子嘗言人之精明者能為厲暴皇初不罪趙高太宗獨不罰武后耶此語誠足破人之惑

人之魄強者所記必多

先儒論祭祀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說得甚切實

物雖無情亦有理如舟只可行於水車只可行於陸

程子論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

朱子以道訓路大槩說人所共由之路里各有條理界辨

皇極經世言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夏之時不可為冬之令也

木之枝幹土石之所成所以不易葉花水火之所成故變而易也以物喜物以物怒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君子處欲訟則行欲訟之事居廟堂則祈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仲弓可使南面可使從政也皇極經世所云極是今人皆以帝王言之豈有孔子以弟子可為命王者乎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然君子不可不慎獨

隋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於千觀書生與議論孔穎達為

冠年最少宿儒恥出其下陰建奉朝之臣之得免

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凡將徐幹陳琳阮瑀汝南應瑒東

平劉禎是為七子竹林七賢則陶潛阮籍山濤向秀藉元子咸王

戎劉伶

王維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

鄭康成云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且不敢自有况敢有財帛乎

若父子異財互相假借則是有子富而父母貧者父母饑而子飽

者

司馬溫公曰婦者家之所由成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

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之患

庸有極乎

朱子說遷善改過是脩德要緊事

聖人教人詩書執禮獨不及易古先王造士亦只是詩書禮樂亦

不及易

太極二字朱子云極是道理之極至極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說得直捷

真西山云即吾心觀之乃吾心之極也朱子云極然一性而已無形

無象之中萬理畢具終始無極也

朱子又言上天之氣無極無量是說有身說無極而太極是說

無中說有

朱子說顏子不改其德顏子胸中自有德也雖貧窶不以累其心

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說

東方之音在齒舌南方之音在唇舌西方之音在喉舌北方之音在喉舌便於喉者不利於齒便於齒者不利於舌

裕有二時裕登姑祖與魏廟而不及魏廟夫裕三年而裕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於姑祖之廟也

論古人當觀其大節處如魯魯以苟或身成仁之美蘇子瞻謂其才似乎房道似伯夷言不可解

曹彬方大冬不修葺言墻壁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

梁松帝塔來候馬被擄拜床下後以松父友雖貴何得失其序不答松由是恨之

唐文宗既有太子仇士良等廢之而立武宗武宗既有皇子諸宦官廢之而立宣宗宣宗遺命立夔王王宗實等廢之而立懿宗中

人專權古今所無

漢宣帝夏侯勝以尚書授太后勝卒太后為服五日以報師傅之

恩

班固著漢書二十餘年乃成

蘇子瞻自汝轉常受命於宋會神宗晏駕哭於宋南至揚州常人為之買田書至子瞻作詩有胡好悟之句言者妄謂聞諱而喜乞加深譴幸許刻石有特日朝廷知言者之妄遂之

法秀禪師嘗戒黃魯直作詭詞魯直以空中語非殺非偷不至墮惡道秀曰君以邪言蕩人淫心使瑜禮越禁其罪豈止墮惡道而已魯直由此不作

晉皇甫謐瓜果必進所獲叔母

劉靜修元至元十九年羅承德即右贊善大夫殿近侍子弟未幾以母疾歸嘗上書宰相云如君臣之義自謂死之甚明凡吾人之所以得安居而暇食以遂其生之樂者是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協力或成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此勢理之必然亘萬古而不可易在周所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

史思明叛時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挿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真表其忠骨補果毅皇甫士安論葬送之制曰如今魂有知則人鬼異制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人子宜省此

唐司空圖自稱耐辱居士

元朱震亨嘗曰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特猶仕也北齊杜弼常與邢邵共論名理邵以為人死還生恐是蛇足弼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為有不以為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後唐郭崇韜欲盡去宦官至扇馬亦不可騎

元郝經使宋被留十六年始還任之歲汴中射雁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則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蒙臣有帛書後題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雁獲者勿殺國信大使却經書於真州志勇軍營新館漢蘇子卿雁帛書乃託言此却是實事

李抱真好方士悞信孫李真治丹服之當仙去喜曰秦漢君不過

此我乃得之餌丹二萬九不能食蓋服三十九卒

陳後主年號正德明武宗亦號正德宋監方臘年號永樂明成祖亦號永樂

宋制駙馬選尚者降其父為兄弟行出紀事本末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境夷齊其謠也始墨胎氏父曰初字子朝此出韓詩外傳乃呂氏春秋

王莽時或言能飛一日千里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鈕飛數百步墜

竇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迨母卒葬未窆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結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

石崇為荊州刺史劫遠使客商致富不貲

唐穆宗時內臣魏弘簡將引元稹而誦其詩於宮中稹以此取相位

高力士嶺南酋長馮盎曾孫嶺南討擊使上二閣曰金剛曰力士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

宋時稱蔡京為公相因僮童貫為媼相

晉賈充妻郭槐性妬于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閣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鞭殺之黎民慙念發病而死後人生男過期復為乳母所抱充以手摩其頂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後

虞世基與詩敬宗父善心同為李密賊害封德彝嘗曰昔吾見世

基死世南旬旬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踊求生世為口實敬宗銜憤
至立德彞傳成誣以惡

李林甫每奏請必先餽遺左右審伺微旨以因恩位至饗夫御婢
皆所款厚

有此丘尼負道術於別室於桓溫竊窺之尼保身先以刀自破腹
次斷手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若作天子當如是

王僧虔以善書見忌於宋武帝乃以秃筆自免

賈似道嗜寶玩群輩爭獻寶玉至於凡事似道之玉工以求進

李昇纂吳吳世子璉昇婿也宋齊立請絕其婚云非獨婦人有七
出夫有罪亦可出之世傳以為笑

北魏姓拓拔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

慕容其先名慕護跋者見燕步搖冠好之諸部因呼為步搖後訛
為慕容

元仁宗嘗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

程明道為鄆縣主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因語
其僧曰光見白吾職事不能往常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伊川衣雖緇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

伊川宿僧舍命移坐勿背塑像或問之答曰但具人形身便不當
慢

宋謝顛道嘗言成百卷八內旋不見神宗而太子涕泣及及第時
神宗晏駕哲宗嗣位如此等事甚不宜草草看却萬事真實有命
人力計較不得

司馬君實於獨樂園則依禮記衣深衣嘗謂邵堯夫可依此答曰
某為今人當服今人之衣君實歎其言合理

人告堯夫以修福答曰未嘗為不善告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
胡康侯為學官京師多勸之頁委事既集慨然曰吾親侍養千里
之外曾是以為急遽寢其嚴

昔吾友張受先采菘禎成辰舉進士時習尚士人登第後多易號
娶妻故京師諺曰改箇號娶箇小時有勸受先娶妻者愴然曰甫
釋褐而即背糟糠吾不忍為也

陸九淵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
而賢不肖之辨畧

朱子言呂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飲食不如意便輒打破家事後
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開看忽然覺得意思平了終身無暴
怒此可為變化氣質法

許仲平嘗暑中過河陽賜甚道有梨棗爭取咬而獨危坐或言世
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甲申流寇警迫士大夫多有憂色余同年孟進士章明獨怡然曰
天地造物以死又何憂死而城破遂夫婦同徑言猶在耳而其人
已千古矣

昔大人脩兵靖邊盡瘁而卒治棺無從得佳木於王府獲三板勤
有兵巡道下四字若前定然

太夫人於大人亡後即食蓬菜鷓鴣命服亦不服
室人梁夫人終身不以已衣加吾衣於篋架上

舊聞晉中一宦族戒子孫不得放債歷世以良善聞放債取利固非士大夫所為况取償必致招怨良可為戒

論語絳子畏於匡非因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顏高者去為孔子弟子遂令御車而前故匡人疑之耳

黃梁傳奇託言盧生其事乃鍾離雲房與他呂洞賓洞賓遇雲房於長安酒肆同憩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欲昏睡枕案遂假寐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縣小官權朝冑由是臺諫翰苑歷諸清要升黜不一兩娶官貴家女婚嫁早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前後獨相十年權勢重矣忽被重罪流於嶺表一身子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此悲嘆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梁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耶

雲房曰子遠來之夢升沉變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洞賓感悟慨歎願求度世法

陳希夷初生不能言至四五歲戲水濱有青衣媼至懷中乳之始能言

希夷嘗應士大夫曰優好之所勿久惡得志之地勿再往

丘處機語元太祖曰藥為草精為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所有者鐵耳夫何益哉

或問文益禪師十二時中何如行履即得與道相應答曰取捨之心成巧為

地獄之說如洞賓所說最切人之性念於善則屬陽明其性入於輕清此天堂之階也念於惡則屬陰濁其性入於昏暗此地獄之

路也天堂地獄非果有主之者特由人心化成耳

左傳以晉趙莊姬為成公之女史記以莊姬為成公之姊

趙宣子驟諫晉靈公使賊之左氏曰趙盾觸槐而死公羊曰勇士
刎頭而死

歐陽永叔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
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
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
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準以
中人之資日讀三百字不返四年半可畢稍鈍者減中人之半亦
九年可畢昔友人宋文玉少司空為給諫時曾於十三經分為段
落日讀幾行一年除歲時曠去以一人計之自十二三歲讀起至

十八九歲可讀畢惜其邑經兵燹遺書無存矣

管東溟著易論云五龍皆立於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
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為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為正則不慮其亡其
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
足以見聖人非聖人不能克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亢非龍而聖
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闕然絕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

東漢李洽言尚書經於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
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育萬物

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
董卓其在隱顯間者甚真自梁至今不知又增我何矣

李君實太僕雜錄云周文士慕貞紫紫字乃推誠之謂即

大學絮矩之絮春會禮五石文云男女絮誠與朝星取諸此
黃子久姓陸依常然之黃遜易姓

河圖之如星點者為書圖形之粗絲書之如字畫者為六書文字
之宗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冀州獨無冀印今之山西

今世女子初笄曰上頭花莊夫人宮詞云年初十五最風流新賜
雲鬟使上頭如今娶新婦到門以穩藉地人轉接之使行其上由
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趨褥錦繡一條斜古亦然矣
詩人多用遞莫字蓋俚語猶言儘教也

朱子云事至於過當便是偽

許魯齋云凡事物之際有兩件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

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尹和靜曰君子之心不係於利害惟其是而已

張南軒曰易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而已
伯兄總室張年甫二十而寡居生二女一造人俱天庶子不能存
活艱辛貧困志操不易迨及五十遭寇變凍餒而死典創應建坊
以旌無由上聞遠爾湮沒世之孤寡而湮滅者不知幾何

昔大人於萬曆三十年間督餉遠在三年節省餉銀二十七萬兩
擬陞卿寺固辭遂加二級以奏政協兵靖遠嘗特旨云量加二級
以示優異余為史官特預纂明實錄萬曆實錄中載此

外舅梁懸黎先生任山東藩長八月遷撫治即陽湖行吏白庫有
餘銀八千兩應取先生不應吏復曰不取從蓋後人答曰寧為後

人取吾不取也

吾家舊住阜城園外一夕夫空至至伊尼化之業踰垣以避矣轉念恐生他變遂挺身見盜而五采果為盜所窘遂指所積令之攘取弟始得免

外舅梁公應澤撫治鄖陽嘗聞魏忠賢擅權天下巡撫解不具疏建祠者即撫獨無

昔人為親求作誌銘必於銘文而言可傳者初不論官之崇卑也如韓歐曾王及明之宋景濂歸震川王遵嚴唐荆川諸集中其人以文傳者比比而世人寡識但藉顯貴不論其言足傳與否或假他人為之取見任官尊者以炫赫世俗不知轉瞬而已無聞矣程子云大夫以上無再娶禮但自大夫以下有不得已再娶者蓋

緣奉公姑或主內事爾如大夫以上自有嫡妾可以供祀禮所以不云再娶也

又云世人多慎於擇婿而忽於擇婦其實婿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可忽哉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朱子曰人倫不及師者朋友多而師少從其多者言之

尹和靖曰呂獻公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知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

悔庵嘗云道理妙處却在平易處

又嘗以讀書事詳母吳車下母高車杜母巧才道母遠又云讀書須見得有愧不得處方是長進

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

呂東萊曰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是惟思索尋究者為可畏耳
許魯齋曰看史書當先看其人之人節然後看其細行善則效之
惡則以為戒焉所以為吾躬行之至德記其事而誦其書非所謂
學也

朱子有言南北史除了通鑑所取者其餘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說
又云人家子弟若先看一部稽古錄便是一部古今在肚裏了
又云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人去講求却易為力舉業乃分外事到
是難做可惜舉業壞了多少人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人而已

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朱子曰關關雎鳩出在何處

文字好用經語亦是一病老杜詩致遠思恐泥東坡寫此詩到此
句云此詩不足為法

程子云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之為文者專務章
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

朱子曰楚些沈存中以此為咒語如今釋子念娑婆訶三合教而
巫人之禱亦此般此却說得奸益今人六求之於雅而不求之於
俗故下一半都曉不得

楚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與深了

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
聖人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

許魯齋曰凡事非得着次第大而君臣父子小而鹽米細事總謂

之文以其合宜又謂之義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謂之道
宋王文正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各念自立何必田宅富厚徒使爭
財為不義兩

文正初無姬侍上命其家直省官二人責限為之置妾仍賜銀三
千兩公雅不樂以難違旨遂聽之自是始衰

韋賈之為右丞時有僧及門曰君且相今左右引水曰此妄人也
今士大夫喜人媚已往往引然此輩為其所惑甚有罷官以
後輒向此輩求賜環之信豈不可笑何異馬上望三台星者乎
李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至德裕鎮淮南
復入相一如父之年

溫嶠鎮武昌見王敦畫像曰敦大逆宜加斬棺之戮未有受戮於
天子而圖形於群下命削去之

西山碧雲寺元之碧雲庵元耶阿利吉所建明正德中內璫于經
搆之為寺而立塚域於後土人呼為于公寺嘉靖初于下獄死天
啟三年內璫魏忠賢重修亦立塚域其後崇禎初魏亦戮屍二璫
皆欲為立塚而皆不得其終豈名山有靈不為奸豎藏魄耶

康熙辛巳臺中初門張靜齋持疏請毀魏忠賢碑墓千古快
事流錄於左

巡視西城江南道監察御史徐一級留任 臣張琰謹

題為逆惡之罪既已並與於前朝私鑿之碑豈宜傳留於後世
亟請

乾剛勃發以儆奸抑以肅戎事為繼建祠立廟刊碑題額乃
朝廷報功之盛典恭頌在

皇上前歲

翠華南幸

勅修岳飛之墓

賜題于誣之碑誠以此二臣者忠貫日月義扶山河恐其歲月浸久埋荒烟而致衰草也故特表而揚之以風示天下凡天下之抱負志節者無不感激涕零共仰我

皇上之彰善于前代如此其柔降也夫善在必彰者則惡在所必

瘴臣奉

命巡城前往西山一帶查閱遙見香山碧雲禪院俗呼于公寺寺後峻宇繚牆覆壓數里鬱蔥綿亘金碧輝煌疑是前代王侯之寢宮詢之土人知為故明罪惡滔天磔屍身後通瑤魏忠

賢之墓臣不勝駭異迫而視之見有穹碑二座屹然並立合

書欽差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尚膳監

印務司禮監秉筆總督南海子提督保和等殿完吾魏公諱

忠賢之墓臣觀覽之頃慨為髮指夫魏忠賢者在故明天啟

時竊操國柄屠毒忠良惡貫滿盈一時群小皆出其門德碑

生祠或流天下神人共憤直至崇禎初年罪惡發露潛行自

畫後乃槩其尸于河間崖快人心迄今公論在人尚恨戮尸

不足以蔽厥辜又何可乎

歲輔近地皆也或為之墳階越之制以欺壁山靈玷汚勝境且

使後代無知之嗣幸誇翊故羨以為身雖遠顯戮于生前墓

猶當杜絕于異世何以敬巨慈昭大法哉尤可異者碑後刻

說餘 卷之五

七

有孝官孝孫等六七十人姓名不填寫年號使其造于故
明之日豈有顯明正氣之逆當敢于僭橫乃爾若造于我
朝鼎定之後則不書

昭代之年號尤屬狂悖不法在整碑者皆喪心無知之徒不足深
罪其如駭遠通士庶之見聞何況當奉

旨勅修明史之時凡明季忠良被禍諸臣無不為之立傳表揚以
彰公道敬

光天化日之下豈容奸孽黨羽大膽潑天目無三尺一至于此
伏乞

皇上天威乾斷即

勅地方有司立仆其碑剗平其墓俾天下後世曉然知兇惡之徒

并不能保全墳塋于身後其言

聖明癉惡之義不啻炳如日星展于會典矣採係條陳事理字多

逾格貼黃難盡未敢另繕如蒙 旨言不謬仰祈

皇上睿鑒施行為此具本謹題請

旨康熙四十年五月十三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魏忠賢碑墓著交與該城官員督發剗平該部知道

正統八年征北先驅高昌瓦中為難而死及英宗復辟乃建順天

保明寺祀尼肉身於中殿稱高皇姑也

明永樂初以山東道高昌瓦中不稱高皇姑為上科給事中又改

江西道御史汪藻氏高昌瓦中事

奏疏揭其要書於後高昌瓦中事日日引黃明

崇禎元年從補臣李之儀曰國書書畫畫士人遊畫之法撮節
要粘原本以存

考工記虞書心領其五也冬官之一焉事耳以入冬官則可以
補冬官則不可

蘭亭序石刻之在國千日者明初得於天師處主中宋刻本存世
者當以此為第一

李北海有兩雲麾碑一為李忠訓在陝西一為李秀范陽人唐明
皇以功拜雲麾將軍封遼西郡公薨苑陽福祿鄉碑刻於天寶元
載此碑舊貯良鄉庫中不知何時入都城明宛平令李蔭孫地得
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齊以覆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
四礎傳為萬曆末王京兆惟儉移去汴中

或以鄂浩極諫伴罪疑其責直程子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
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王荆公素行節儉恬退朱子謂其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之
間豈務減裂

許魯齋曰夫月陰魄也月體本黑昔日之光故白與日相遠則光
感猶臣於君遠則微名大感禮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
道陰道理當如此及月星皆體白為亮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
可玩索

或問冠婚之禮如禮記之當則後冠婚之人為後其言乃為有益
如三加之辭出門之辭皆不以告語告之致將謂何曰只以今之
俗語告之使之易曉

冠婚之禮古之所行曰禮也今者如鄉子厚所云孫昌胤
為子冠既成禮明日曰禮也禮者言於鄉士曰某子冠畢京
兆尹鄭叔則拂然坐其側也曰何則其禮中皆大笑士大夫家
當從其禮之可行者上會也其禮不可去

喪葬之儀人子不忍其親如君親之舉不獨耗財亦且傷化如
都下俗尚延僧成作佛事及選墓用私車走馬高橋烟火之類何
關於孝徒為有識者所笑

送終大事棺殮未取其未殮而已何至數百兩治一棺甚有至
千兩者徒為售木者所挾使死者有知未必不恨

自黃鐘至仲呂皆下生自蕤賓至應鐘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
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

程子曰行禮不可全泥古須當視時時之風氣不同故所處不得
不與古異若全用古物亦不相稱雖聖人作須有損益

每觀傳奇輒歎前賢父母妻妾為其濶亂如玉蓮王梅溪十朋之
女孫汝權梅溪之友梅溪劫史浩八罪汝權實慈惠之浩所切齒
遂妄作荆釵傳奇故謬其事以曠之如王曾少孤鞠於叔氏無子
以弟之子繹為後而傳奇則載其具慶生子事呂蒙正父雍圖多
內寵與妻劉不睦并蒙正出之權論瑣窳之劉誓不復嫁及蒙正
登仕迎二親同堂其妻蒙正傳奇乃以蒙正妻為其父所逐
更為濶亂

鷄口牛後古本乃鷄口牛後者長曰鷄中之主牛後牛子
也俗寫誤耳

季晟於正歲崔氏女歸寧婦曰爾有家而姑在堂婦當治酒食且待賓客却之不得進

傳奇絕稱尉遲敬德救唐太宗於單雄信之危正史所載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雄信引梨直趨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裂刺雄信墜馬莫世民出圍

當建成元吉之變太宗馬蹏入林下為木枝所絙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趨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是敬德救太宗於瀕危者不止刺雄信也

淮南子云非淡薄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孔明以淡薄以明志寧靜以致遠二語著稱豈非言以人重耶

晉東眞論詩駕鸞章序曰刺幽王之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委有節焉朱子直注云駕鸞於飛則畢之羅之矣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矣若謂不取義之興既不取義矣又何興乎夫駕鸞之罹畢羅此豈吉祥善事而以興主人之福祿乎此二章乃一正一反以為颯凍干飛則畢之羅之在梁刺我其左翼明動者之有災靜者之無咎也所論甚嚴可補朱注之闕

駱賓王上官婉兒身既見法仍詔撰其集傳復命大臣作序

解大紳言治曆用方尚然神天德月無之類最不經但宜申民事之宜不必用建除之名所益甚正

元至正甲午歲節氣正月一日立春二月二日驚蟄三月三日清明四月四日立夏五月五日芒種六月六日小暑七月七日立秋

八月八日白露九月九日寒露十月十日立冬十一月十一日大雪十二月十二日小雪

明萬曆甲午歲中氣正月一日雨水二月二日春分三月三日穀雨四月四日小滿五月五日夏至六月六日大暑七月七日處暑八月八日秋分九月九日霜降十月十日小雪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十二月十二日大寒

蔡邕薦太尉董卓一表何異莽大夫美新

漢有兩張禹成帝時張禹字子文丞相安昌侯安帝時張禹字伯達太傅安鄉侯漢獻帝遣中郎將李固持節拜李催為大司馬足又一李固

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人顏洞賓非純陽也今人稱鍾離

雲房為漢鍾離不知鍾離為姓嘗自稱為天下都散漢鍾離權誤

以漢字屬下關雲長公封漢壽亭侯本身名漢壽今人稱壽亭侯

誤以漢字屬上康熙年間呂祖嘗於黃鶴樓降此曰世傳飛劍斬黃龍乃宋徽仙類洞賓也豈有上真而真偽不除

者乎可証白牡丹事

李君實太僕云世間唯財與色能耗人精氣速人死亡而方士以金銀可點化以濟世少女可採藥以長生既快嗜慾又得超昇撥之天理人情恐無此大便宜事

嚴君平本姓在避漢顯帝諱改曰嚴京房本姓李推符應姓京

馬騾驢陽類起則先牛牛駝陰類起則先後

牛牢字君直為光武帝布衣交即位辭疾不至下詔州郡就家存問不答當時光武故交不獨子陵也

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作叙字

邵康節居洛宅契司馬溫公戶名園契富鄭公戶名莊契王即中戶名王不知何名亦元祐間人

漢慶虬之作清思賦人不知貴託以相如所作遂見重於世

呂新吾坤三年之喪解喪者親始死之日也十三月再見親死之日也謂之小祥尚在吉凶之界二十五月三見親死之日矣謂之大祥殆變凶而從吉是月也有餘衣又一月為中月乃行禫自二十五月已屬餘哀二十六日已無餘哀先王制禮雖聖人不敢過也世有執喪三十六個月者是不明喪之一字也或問不計閏何曰計閏則短一月不見三年之喪矣故不計閏非謂以厚為道也顧起元論期功之喪曰前輩士大夫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

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平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其時陳壽居喪使婢丸藥坐廢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

宣德癸丑會試值致仕大學士黃淮謝恩至京即用為主考

林韞撥鐙之法按撥者筆管著中指名指尖圓活易轉動也鐙者馬鐙也筆管直則虎口間如馬鐙也足踏馬鐙淺則易出手執筆管淺則易撥動

石鼓在太學列廟門廡下其文為章十摠六百五十七言可摸索者僅三十餘字鼓旁刻宋潘迪音訓一碑

刻書列參評校定姓氏無論曾否與知並未相識之人凡海內紳士知名者盡行開列云藉以通教氣矣為攀援可恥實甚近且以

名挂其中而沽焉者恬不知省須當痛絕

王敬臣字少陽嘗曰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詮為
嬰滋大

馮子咸字受甫臨朐人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恒不剛不決不恒不
久問敬曰惺惺之為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
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體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
外

昔見先輩往來名刺親戚寫春世交寫通家同年子弟寫年家無
濫用者自明末尚殺氣遠在千里曾無半面稱社稷盟相沿可笑
今則改而為同學近且無論曾有無科第槩寫年家畧不知慚
侯景以夏侯譖為長史譖遂去夏稱侯託為族子

南漢以宦官龔澄樞為內太師凡群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皆先
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求進者

宋仁宗以天書殉葬真宗山陵千古恰當事

漢哀欲重董賢遂升大司馬於大司徒司空之上

宋世累遭相禍至垂盡之時尚有一陳宜中可慨也夫

詩闕言六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言奚斯作新廟耳而班固謂魯頌
為奚斯所作何其謬哉

蘇武子元以與上官安有謀坐死後宣帝問左右武出使久豈有
子乎武因白前還時曾產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帝許焉
司馬光入相薦劉安世為秘書省正字謂之曰知所以相薦乎安
世曰僕從公遊篤矣光曰非也光居間足下時節問訊不絕光位

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先所以相薦也

蘇子瞻平生寢卧時已就枕則安不復翻動

王安石嘗侍賞花釣魚宴誤食釣餌已悟而盡食之仁宗以其不情遂非惡之

范鎮與歐陽修雅相善及議濮王追崇事修意修棄間為帝言鎮以周公待璋則是以孺子待陛下也鎮坐是出知陳州

崔與之父嘗曰不為良相則為良醫

范忠宣嘗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

范忠宣罷相與伊川相見責以某事合言何為不言如是數四忠宣但稱謝他日伊川偶見宣忠劄子一篋凡伊川所力言者皆已

先言之矣但不與伊川辨一詞惟謝罪耳

范忠宣嘗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又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張侍讀瑛曰杜祁公之好施人所能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祁公家居出入從者十許人或勸為居士服答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祁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過當則近乎偽

韓魏公與范六正公議西事不合文正徑拂衣去魏公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文正意亦解只此一把

予間消融幾許異同所以能當大事者正在此也

魏公知歐陽文忠公以文言大繁皆非孔子所作乃當時易師為之耳心知其非然未嘗與辨但對歐公終身不言易也

吳澄云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七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筆詩之六篇七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

明朱通叅廷益嘗曰問學之功祇在人事上體貼磨煉又曰天下變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

近見永年申處士涵光荆園小語多可銘戒如云每怪世人極贊金瓶梅萃畫人情有似史記果爾何不直讀史記家有幼學尤不

可不信

又云賭博乃市井事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南之馬弔北之瀾江牌窮日累夜若痴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甚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然日昏體倦不知其趣安在也

鉛山費老年字熙之官僕卿近漢講學都門招致對曰吾志在實行不願多言

杜偉明萬曆時仕工部即嘗言有為為道德道德亦名利無心於名利名利皆道德學者尊為靜臺先生其松人字道升

蘇子瞻與李方叔書云若進退之略不甚慎則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

始為婿注伊者堯也。蓋婿登八神木庸居七木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

封典有再醮不受封之典，蓋為妻非為母也。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曾祖父母曾祖父母等罪及例所封妻，不是以禮娶到正室，或係再醮優婢妾，并不許申請其昭然如此。乃有以母係再醮不請封者，殊失考。

明頒曆舊例在十一月朔成化十五年是日冬至改於十月朔後隨因之。

朱晦庵云：舊見徐端言石林著云：今世安得有文章，只有個城字換字法。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只稱湖，此城字法也。不然則稱雲上，此換字法也。今人於官名地名樂用前代名目，以為古將一代制。

度疆字皆淵亂不可曉，亦是一弊。

世言寇萊公奢侈歿後子孫行丐海上，考之史公實無子。

安祿山平陷城官六等定罪，祿山所署河南張萬頃在賊中能保庇百姓不坐。

明張庶常溥曰：寇準奏朱能天書得喪交懷，大賢易慮，不學無術，此其大者。恐當年先為癭笑矣。

王炎澤為人後田廬碑畫有之。澤曰：夫為人後者，貴能紹先業耳。田廬非所計也。

錢塘洪有伯初名洪武，忘者上書言其名犯年號。高帝曰：此朕與之兆耳。御書有恒易之。其孫襄惠公鍾官至宮保刑部尚書兼都御史。

陽明云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欲後誦語矣聖人何苦為此艱深
隱晦之詞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五相上則損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思之何益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聞也此說方是

學者問陽明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過大故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

生曰須是大哀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

樂也

陽明先生云今學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

之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乃失其所以希

聖之方歟

左丘明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出鄧著作名世姓氏

書

唐許公蘇瓌卒制起復其子頤為工部侍郎頤固辭睿宗使李日

知諭旨日知還奏曰臣見其哀毀不能發言乃聽其終制

徐中山第三女名妙秀當靖難時金川門失守宮中失起傳言駕

崩女憤痛曰當御正殿以俟之奈何出此數日不食迨其姊仁孝

后歿永樂聞其美而賢具玉幣聘之佯病而壁卧不起

己未仲秋月初五日讀完

將驟雨涼甚

沈齋